



天生護理命

Destined to Be a Nurse

■ 文 | 楊佩儒 臺北慈濟醫院內科加護病房護理師



護理生涯至今，有幾個個案讓我總是記掛著，但因為老師說不可以投入太多自我的情感，所以都不會說出口。即使如此，每當一個人獨處的瑣碎時間，例如開車、洗澡、洗碗時，心裡還是會默默為照護中或是熟識的患者禱告，希望他們可以快快好轉。

還記得在念長庚二專時，一邊工讀，學姊帶了一週後就獨立工作，但很多事還不懂，相對的會非常挫折，不會還要被學姊白眼，自己上班像行屍走肉，每天都拖班到晚上 8、9 點，隔天早上 7 點就到醫院，感覺只剩下身體在上班，只會量生命徵象跟發藥。但因為自己很喜歡跟病人聊天，喜歡病室歡樂的樣子，喜歡看著不愛吃飯的病人乖乖吃飯，讓拒絕治療的病人配合治療，喜歡他們病況改善出院的時候……或許就是這樣，自己沒有被打敗，沒有在前幾年調頭離開護理路吧。

還記得在菜鳥時代遇到的那一位罹患胃癌的伯伯，印象中他沒有家屬探視，不進食，不吃藥，血管很硬，針不好打，我因為伯伯不配合，跟他生氣，還氣哭了。隔天，伯伯就願意打針，下班後我去看他，他說願意進食，我立刻放下手邊的事去幫他買他想吃的蛋糕，看著他一點一點的吃，心裡很開心。過一段時間，伯伯說：「我死了會保佑妳。」那句話一直在我的心裡。因為，那天，他真的往生了，但是我沒有勇氣去看他最後一面，因為那時我對自己沒有信心，擔心會不會是自己遺漏了什麼或是有疏忽造成伯伯的離開。但是伯伯其實是肯定我的，他肯定我的那種感覺，讓我一直有動力堅持在護理這條路上。

其實剛來到臺北慈院時，有很多的憧憬，因為自己是慈青，但是現實總是殘酷，每個人都有習氣，我也有；我適應新環境的能力非常差，結果每天早上病房開會時總是被釘的滿頭包，總想挖地洞鑽進去，絕望到連踏進這間醫院都覺得悲傷。有一天下班不知不覺走到算命的攤位，當算命的說我是天生護士命時，我整個人瞬間崩潰，因為滿心只想著離職。找督導會談，說出離職的想法，督導問：「佩



儒妳怎麼了？以前的妳應該不是這樣子的。」我又再次潰堤。問自己的內心發生什麼事，讓自己在臨床上這樣的沒信心。託當時督導的福，又留在了這間醫院持續的自我成長。感恩生命中遇到的每一個人，包括來來去去的同事及每一位病人，讓佩儒學習在應對每一件事都可以盡量圓融。

最近有一個 19 歲的女孩，因為腹腔慢性感染住院，詢問之下才知道她的職業是酒店小姐，覺得心疼捨不得，這樣年輕的女孩是發生了什麼事讓她下海賣身？有一個 23 歲的女孩因為種種不幸服藥自殺；60 歲男性因為心肌梗塞到院前死亡，經過團隊努力而醒轉，也可以下床走路回家，重新擁有生活；90 多歲的阿婆與兒子相依為命，因長期臥床肺炎呼吸衰竭插管急救，因為兒子的捨不得，無法善終……我從一個很愛美的少女變成入妻，數一數，在加護病房工作的年資，一晃眼竟已十多年，在加護單位裡照護無數多的個案，看到許多不同的生命故事及人生百態。這些年來，發現我的個性少了以前的固執，多了更多樂觀的思維。同事常對我說：「只要阿儒儒上班，就感覺氣氛多了很多歡樂與和諧。」

我也已經成為臨床教師，教導學弟妹臨床常規工作外，最重要的是教導他們如何學習正向及樂觀進取，因為護理的路很辛苦，沒有絕對的堅強意志力，很難在護理工作長久。期望帶領學弟妹找到自我的價值感，能在護理工作長長久久。

其實，我還是難免會有工作疲憊的時候，就會產生「不如歸去」的念頭。我住在大溪，每天疲於奔命送三個小孩上學，趕到新店上班，早出晚歸，有一天，開車到交流道停紅燈時，看到一位檳榔西施，心裡一想，我也好想當檳榔西施喔，穿得美美的，但念頭一過，又乖乖的朝醫院的路往前行駛。護理的天生使命吧！

護理工作，每天都有著不同故事上演，或許就是這份工作吸引人的地方，而且總是有「超爆多」的變化球，等著我挑戰完美的接球。☺